

家里冷锅冷灶。母亲擦着眼泪数落我一番，半跪着点燃灶膛里干透了的青冈叶子。家的气息在青冈叶子燃烧的声响中弥散开来。这气息里独缺了父亲的味道。我不由掉下眼泪。

太吉老师拉住我的手，目光里满是怜悯。触到她手心，我打了个激灵。那手心虽和她的目光一样柔和，却已经凉透。

——《太吉梅朵》

7

人类至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女儿谷：1937

◎李左人

“我寻找多年，一直没有下落。母亲临终时还嘱咐我一定要找到妹妹。”钟秋果说着，眼眶有些湿润。

胡仁济用筷子头剔着牙，补充道：“在你们各自的地盘里，收留过这样一个汉族女孩没有？——当年6岁，现在应当18了。”

泽仁旺姆笑拉扯地问道：“钟特派，你该不会怀疑玉珠是你妹妹吧？她是家生奴隶，父母去年都害闷头寒死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钟秋果怅然若失。

“管家，”泽仁旺姆喊道，“你脚杆长，扎坝的山坡河坝你都走遍了，见到过钟特派说的那样一个汉族妹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贡布抹了抹八字须。“女儿谷汉人不多。过红军前，有五六个吧，逃的逃死的死，眼下只剩卓泥陈福田和俄叠杨玉成——陈木匠是个上门汉，五十来岁；杨老头孤人一个，全家都害瘟病死了。尊敬的本布，你们说是怎样吧？”

“呀！呀！”四位头人不住点头啄脑。

钟秋果十分沮丧，呷了一口茶。

“我们给钟特派员敬一碗酒，祝他早日找到自己的亲妹妹，全家团聚！”多吉端着酒碗走到钟秋果面前。“怎么样，大家一起唱首歌酒歌？”

“好，多吉本布，谢谢！”钟秋果举起酒杯响应。

多吉端着酒碗，边唱边跳起来，众人起身，也跟着举盏歌唱：

唱一首吉祥的颂歌，

在这欢乐的日子里。

泽仁旺姆、头人及管家、赵元福、马龙都一边唱，一边随节拍踏步起舞。

唱得四季花开青草碧，

唱得雄鹰展翅飞万里。

酒歌献给尊贵的客人，

祝生活美好万事如意！

唱罢，大家举杯给特派员敬酒。

钟秋果干了酒，掏出怀表看了看，泽仁旺姆兴趣地宣布：“尊贵的客人，各位本布，美好时光易逝，不觉已是半夜。两位大人旅途辛苦，明天就要正式工作了，本布们也要赶回部落，贯彻特派员的指示，现在大家就休息了吧！”

头人们表示赞同，纷纷告了扰，闹闹嚷嚷走出客厅。

本布们跟随贡布去主楼三楼客房歇息。按惯例只安排主子的住宿，其随从则各自寻觅安顿之处，或到马棚跟马夫挤火塘，或去寨子里找呷伊投宿。

四楼，二太太甲古的睡房。

甲古给丹增洗了脸洗了脚，换上干净衣裳，扶他躺到床上。

丹增神情忧郁，说：“姓胡的，他想整死我！”

“老爷，我给你拿鼻烟。”吸鼻烟可以缓解紧张情绪，松弛神经。甲古拿出鼻烟壶，用烟匙舀出一些粉末，放在特制的烟碟中。

丹增坐起身，甲古把烟碟托到他下巴处。丹增用拇指沾了鼻烟，堵在鼻孔上，用力一吸，然后紧闭双目，突然啊嚏一声，痛痛快快打了个喷嚏。

她又给他抹了一帕脸，收拾好烟具，爬上床为他抚胸捶背。

夫的，我不管你，你也别管我。丹增慨然应允。

在甲古的安抚下，郁闷而又烦躁的丹增，终于睡着了。

刚打呼噜，贡布就来敲门，禀告说：“老奴有事要向老爷禀报。”

甲古一脸秋风黑云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老爷睡了，明天再说吧！”

“拿梭！”贡布担心暴雨会砸到头上，急忙弯腰退出，轻轻掩上木门。

贡布回头走到北端泽仁旺姆的卧室，弯腰说道：“太太，刚才晚宴上，钟特派员说他妹妹的事……？”

“可能就是达瓦，已经跟红军跑了，不用怕！”

“回太太，我是担心玉珠。这十多年，她俩一起吃一块住，无话不说，达瓦老家的事，她多少知道一点。幸好玉珠不会说汉语，只是听得懂一些。”

“给她打个招呼，千万别生出什么麻烦事。”

“我去把她叫来？”

“快去！”

贡布把玉珠带来，泽仁旺姆问：“晚饭时，钟特派员跟你说啥？”

“没说什么呀？”

“你敢撒谎！”

“回太太，没有说谎。你们在席上讲官话，说得快，我听不懂。”

泽仁旺姆道：“我跟你说过，钟特派员是国民党的大官，你和达瓦帮过红军，让他晓得了，小心你的脑袋。老哥冒犯过胡县长，你再给我惹麻烦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”

“回太太，我不敢。”

“听好了——你好好服侍我和小姐，再等五年，我就解除你的约嫖身份，你想嫁谁就嫁谁。但是，若有半点不忠，在外面打胡乱说，小心你的狗命！”

“回太太，奴婢明白。”



琴声悠远。高秀清 摄

太吉梅朵

◎汪西

6

我磨磨蹭蹭顺原路回到老柳树下。天已经黑了，面前高低起伏的土楼的剪影里，闪烁着几星昏暗的灯光。一弯残月高悬于巴姆山顶。

猝不及防间，阿妈从柳树的暗影里扑出来，抱住我哭嚎。跟在她身后的，是打着手电的太吉老师。

阿妈哭喊一阵，推开我扬手就要打，被太吉老师拉住。她们合力推搡拉拽着我回家。家里冷锅冷灶。母亲擦着眼泪数落我一番，半跪着点燃灶膛里干透了的青冈叶子。家的气息在青冈叶子燃烧的声响中弥散开来。这气息里独缺了父亲的味道。我不由掉下眼泪。

太吉老师拉住我的手，目光里满是怜悯。触到她手心，我打了个激灵。那手心虽和她的目光一样柔和，却已经凉透。

她冲阿妈说：“大姐，你别伤心了，孩子还小，会慢慢懂事的。”

阿妈直起腰来捶捶后背：“太吉老师，我听你的。如果没有你，他爷俩都让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……”话的尾音是在哭腔里落下的，一阵啜泣又接了上去。当着太吉老师，我知道她还有抱怨话没说出来。

太吉老师拍拍我的肩：“铁超，你阿妈已经够可怜了，你可不许再添乱！”

我点点头，阿妈没看见。我说好的，阿妈听见了。

太吉老师指指壁板上的标语问：“这就是你写的那几个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看一遍就会了？”

“看了好多遍！”

她绽开笑容，对阿妈说：“你看，这孩子不仅聪明，还很诚实，长大了一定能出息！”

她又问我：“阿爸不在，家里就你和阿妈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舅舅在巴姆山林子里拉大锯挣钱。”

阿妈脸上的愁云终于荡开，笑容不再凄切。在她转头的时候，眼睛里残留的泪水在低瓦数白炽灯下闪闪亮。我心里的口子又裂开了一点。因为阿爸的事，我对阿妈的真正意义的疼，也从这一刻才开始。

阿妈指着灶台顶上的烘架说：“老师，你看你昨天才给我带了衣服，今天又拿来这么多东西，让我怎么感谢你啊？”

我抬头一看，一个簇新的竹篮放在烘架上，里面装着腊肉。竹篮的白和腊肉的红都很惹眼。城里身份的它们屈尊于黑乎乎的乡村烘架，似乎有着道不尽的

无奈与委屈。

太吉老师抚着我的头，对阿妈说：“大姐，你就别见外了，铁超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不能亏了吃的。我虽然也不富裕，但总比你们好过。遇到难处就让孩子带话给我，我有的，你们也不会缺。”

阿妈又抹起眼泪。这一回，她的眼泪是因为感动。

太吉老师伸个懒腰：“夜深了，我今天就住这儿了。”

我头皮一麻——她要在脏兮兮的土楼里，陪我们度过一整夜！这将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夜啊！我甚至庆幸自己逃了学，得以把太吉老师招家里来。

但问题是，我们让她睡哪呢？

想到堆在“年绕”一角浸满汗臭、油烟味儿的棉被和毛毡被，我就心里打怵。我觉得就算挑出家里最干净的被子盖在她身上，都会是一种冒犯。

阿妈也和我一个心思。她说：“这怎么成？这里太脏，你会睡不好的。一会儿喝过茶，我娘俩送你回县城。”

太吉老师绽开笑容：“大姐你别跟我客气，我也来自乡村，你们睡得好的地方，我怎么会睡不好？”

阿妈问：“老师，你老家是哪个寨子？”

太吉老师没有回答她，歪着头看着我，说：“同样是生在灰尘里的孩子，铁超可以睡好，太吉梅朵为什么就不能？我明天还想‘押’着铁超上学呢，免得他又中途开溜。”

7

那夜，我迷迷糊糊做了些短梦，却一个也没记住。清晨起床，想到自己要在同寨孩子们艳羡的目光中，和美丽的太吉老师一起走路上学，我就开始心尖发颤。

然而早饭时阿妈的一句话，让我的好心情回到了冰点。

阿妈说：“一会儿，我也得赶着‘嘎乐嘎’去畜牧站配种，我们一块儿走吧！”

嘎乐嘎是一头漂亮的花母牛。阿妈前几天就念叨过，说县畜牧站新近从遥远的汉地引进了一头大公牛，如果给嘎乐嘎配种，来年开春，就会生出品种优良的小牛。她说寨子里已经有好几家去配过种。她还嘀咕了一句：“这种事，女人怎么好去呢？”

阿妈似乎在大吉老师住在家的这一夜，变得坚强了，要去做本来指望阿爸回来后做的事了。

于是，上学路上有了这样一个画面——我在前面背着书包牵着牛绳，阿妈和太吉老师走在后面，中间隔着漂亮的嘎乐嘎。因为去畜牧站得穿过县城主街，

阿妈特意穿了那件过节才穿的暗红色的灯芯绒外套，里面是太吉老师送她的碎花衬衫。我怎么看都觉得她是按嘎乐嘎的样儿打扮的。

同行的孩子们侧身让到路边，放我们先行，打量我们和相互对视的眼光里透出戏谑和嘲弄。毕竟，畜牧站引进大公牛配种的事，在孩子们中也不是秘密了。

我脸上热辣辣的，拽紧牛绳加快脚步。阿妈和太吉老师紧跟在后。我知道她们也有些难为情。只有蒙在鼓里的嘎乐嘎，唯叫声里透着新奇与欢快。

我唯一一次和太吉老师同路的美好清晨，被阿妈的糟糕主意给彻底毁掉了。

畜牧站墙皮斑驳的小窗里，一位吊着脸的黑瘦女人收了阿妈一块五，递出来一张纸条，朝配种小院方向努努嘴。她全程没说一句话。我想，她会不会是个哑巴？不管是不是，看来这是一份哑巴都可以胜任的工作。

牵着嘎乐嘎走进配种小院，三位戴黄军帽的工作人员正在露天里围着一张旧桌子聊天。看见阿妈和太吉老师，他们窃窃私语几句，眼睛里多了一种光芒。

岁数大点的那位接过阿妈手里的纸条，草草看看，拉开抽屉丢进去，眼光又唆回阿妈和太吉老师脸上，吩咐另两人：“把大公牛牵过来！”

那两人懒洋洋起身朝院内的一个小铁门走去。

他又问了阿妈几句话，夹杂着汉语，咬音滑稽，吐字笨拙，像嘴里含着个嚼不烂的东西。他是本地藏族人，却用蹩脚的汉语说话，以此展示吃着公家饭的“幸运儿”的高人一等，哪怕干的是并不体面的活。当然，也有点在阿妈和太吉老师面前卖弄的意思。

长大后，我发现这些人大多把这种半生不熟的汉语作为了家居用语，把孩子们一个个养成不会藏语的藏族人。有的还会以自己名字的首字为姓，不管与汉族百家姓是否相符，给孩子叫个“爱东”“晓红”之类的汉名坐在后面，附庸自己并不太了解的时代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有时我会庆幸自己没出身于那样的家庭，得以拥有铁超这个尘味浓烈的名字，任何时候，都能让我在命运的洪流中不费劲儿地找到自己的影子。

那两人一前一后把那头健硕高大的公牛牵到嘎乐嘎身后。阳光刚刚照进小院，公牛的影子占据了小半个院子。它雄赳赳跃上嘎乐嘎的后背，嘎乐嘎几乎被压塌了，发出一声惨叫，四蹄在三合土上不停划拉着调整姿式。

阿妈红了脸对我吼：“拉紧了它！”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版式设计：张磊

璇玑图

◎梁新会

鱼水情

苻坚一直倾慕汉人博大精深文化，少时即拜汉人学者为师，潜心研读经史子集，很快就成了氏族贵胄中无人能及的佼佼者。他博学强记，文武双全，从小就立下了统一天下，经世济民的远大志向。他懂得“明政无大小，以得人为本”的道理，登基之后，励精图治，广招贤才，网罗英豪，以图大举。当年，他向尚书吕婆楼请教除去苻生之计，吕婆楼说：“我不足以成大事，但认识一个人叫王猛，其谋略世间少见，殿下应请他出山，并请教治世之道。”

王猛乃汉人中的贤者，隐居华山，当年恒温等人都曾邀请他出山，但他不为所动，多次辞官不仕。如今得遇贤明君主苻坚，王猛拜别师父，随使者下山而去。

苻坚与王猛一见如故，谈论国家大事十分投机，常常通宵达旦，不知疲倦。人生难得一知己，苻坚认为自己遇到王猛就如同刘备遇到了诸葛亮。

苻坚即位之后，深知百姓历经战乱，苦不堪言，人心思定。他心忧天下，明白想要国家强盛，必须让黎民百姓的生活稳定富足。一次，苻坚到中书省巡视，见官备荒废，就地罢了左丞相程卓，让王猛代替。

汉人当如此大官，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儿。要知道朝廷中的王公大臣都是氏族贵族，他们个个仗着立有军功，异常傲慢，根本不把汉人放在眼里。他们眼中汉人软弱如羊，蠢笨如猪，可以任意杀戮，随便摆布。王猛这个低贱汉民，突然间与他们平起平坐，同朝为官，而且还要管辖他们，可想而知那些氏人心里有多气愤了。但是，王猛有天王撑腰，氏族贵族们也不敢拿他怎样。王猛为了报答苻坚的知遇之恩，决心排除万难，整治一下这帮为非作歹、祸害百姓、阴谋作乱的氏人。这既是治理国家，也是长普天下汉人志气的大事儿。

王猛最初任始平县令，苏蕙姐妹经常听父亲和村里老人讲起王猛的传奇，心中充满了对英雄的敬佩之情。父亲讲的故事，大都是王猛诛杀胡人奸贼，让汉人扬眉吐气之事，苏蕙最爱听的还王猛新官上任连烧三把火的故事。

话说王猛能力出众，深得苻坚赏识，36岁那年，一年之内连升了五次官，一下子做到了宰相(尚书左仆射)、辅国将军、司隶校尉，真正是权倾朝野，万人瞩目。是个忍孰不可忍！那些皇亲国戚和元老旧臣个个急红了眼，背地里恨不得吃掉王猛。他们觉得天王瞎了眼，居然让一个小小的贩卖蚕茧的汉人游民，辖制起了高贵的氏人。

一次群臣议事，姑熾侯樊世，依仗着自己曾经追随先帝苻健打过天下，立有汗马功劳，当众责骂王猛是来白吃的，王猛毫不示弱地回敬了几句，樊世暴跳如雷，大声咆哮，不停地辱骂王猛。

苻坚得知，认为必须杀此老贼，群臣方能整肃。有了天王支持，王猛决定拿樊世开刀。不久，樊世进官面圣，因为驸马之事与王猛发生争吵。樊世理屈词穷，当场撒野——紧握拳头冲过来要打王猛，幸被左右死死拦住。王猛君子雅量，只是怒目而视，并未出手。樊世恼羞成怒，不顾天王在场，于朝堂之上大骂王猛，言语污秽，不堪入耳。苻坚见朝堂被闹得乌烟瘴气，拍案而起，大怒：“岂有此理。樊世老贼目无尊长，大闹朝堂，有失体统，拖出去问斩！”樊世当即被拉到西马厩，一刀砍了脑袋。

樊世之死惊呆了百官，也让氏人看到了王猛在天王眼中的份量。自此大臣们畏惧王猛，轻易不敢造次。

杂草不除，良苗不秀；乱暴不禁，善政不行。王猛明白擒贼先擒王的道理，所以上任就下大力气整顿吏治。他任京兆尹时，国舅强德酒后奸杀了一汉族女子，还打死了其父母。老百姓咽不下这口恶气，拦住王猛的轿子喊冤。王猛早就听说强德多次酗酒行凶，欺男霸女，便铁了心要在岁大头上动土。接了状子之后，他立即派邓羌把强德抓来。